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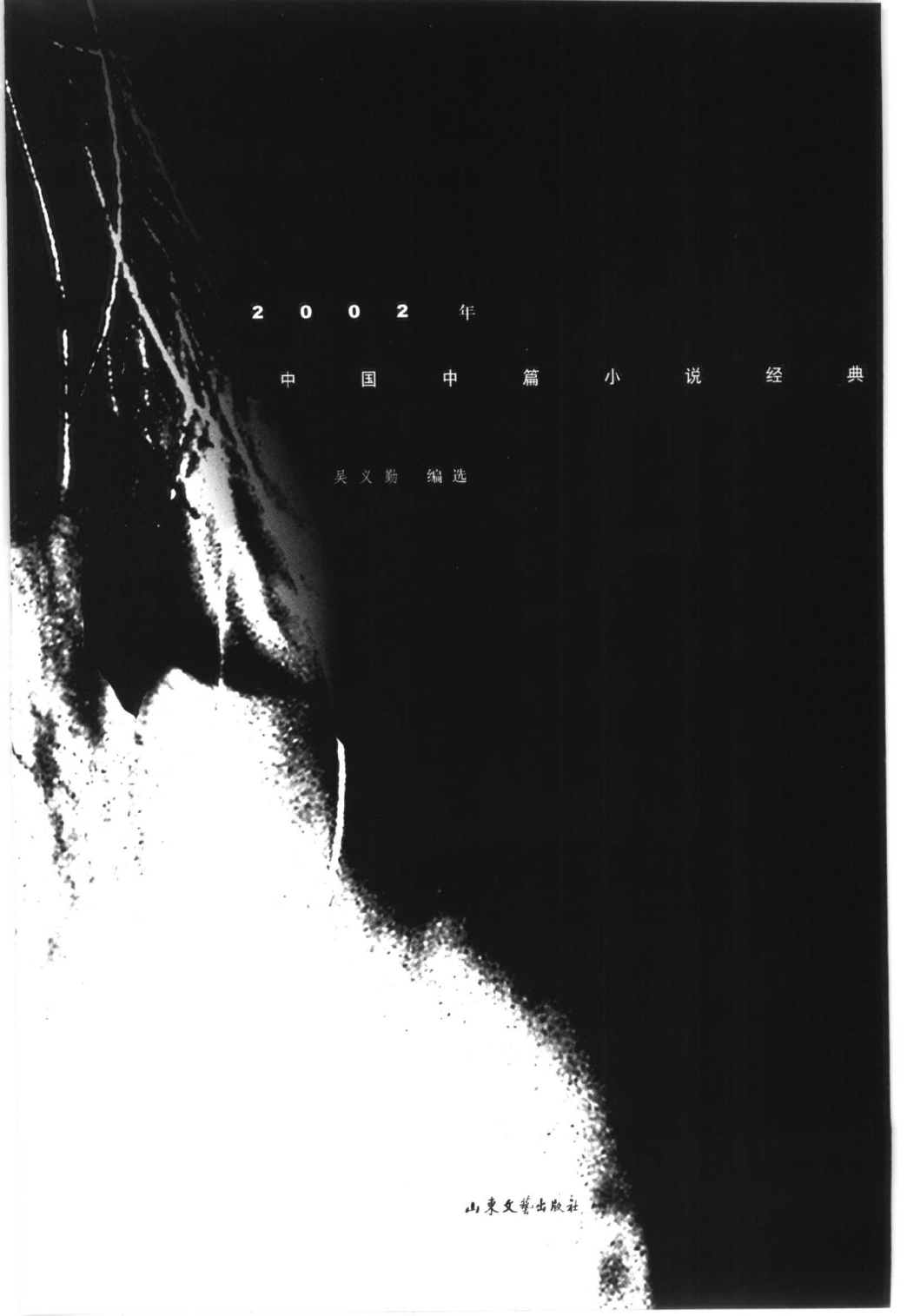
2002^年

中国中篇小说经典

吴义勤

编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2 0 0 2 年

中 国 中 篇 小 说 经 典

吴 义 勤 编 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年中国中篇小说经典/吴义勤编选.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 8

ISBN 7-5329-2159-X

I. 2… II. 吴…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4660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32 850×1168 毫米 印张/15.625 插页/4 千字/357
印 数	1-6000
定 价	25.00 元

前言

我们该为“经典”做些什么？

吴义勤

在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通常的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

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早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我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

勇社长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共识，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们计划每年编选一本“中篇小说经典”和“短篇小说经典”，并以存目的方式附录“长篇小说经典”，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

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和路英勇社长，感谢路社长的支持，感谢他的远见卓识，感谢他对中国文学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

2003年1月于济南

目 录

玉秧	毕飞宇	1
瓦城上空的麦田	鬼 子	74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孙惠芬	161
松鸦为什么鸣叫	陈应松	215
信使	李 冯	276
复活的玛纳斯	红 柯	327
家园	艾 伟	395
红汞	王 松	444

附录：

《2002年中国长篇小说经典》存目

解密	麦 家
泥鳅	尤凤伟
暗示	韩少功
银城故事	李 锐
全家福	刘建东
抒情年华	潘 婧
无字	张 洁

爱人同志

艾 伟

生命的驿站

张一弓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张懿翎

玉 秧

毕飞宇

没有人愿意跑3000米。3000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必须像一头驴，不吃不喝，在四百米跑道上熄灯瞎火地磨上七圈半。玉秧在体育上头没有任何能力，和同学们比较起来，她做不到更高、更快和更强。玉秧的身体矮墩墩的，很结实，死力气也许还有一把，不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玉秧是一个缺少锻炼的乡下姑娘，胳膊腿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性和灵活性。和大部分乡下女同学一样，玉秧没有任何特长。学习还行，别的都不怎么样。长得就更不怎么样了。这样的女同学还能指望班主任对她有什么印象呢？但是，年轻的班主任是一个体育迷，十分计较竞技场上的一得一失。他在3000米的报名表上填上王玉秧，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指望，有枣无枣打一棒罢了。万一挣到一个第六名，兴许还能在总分榜上添一分呢。王玉秧再没有能力，为了82(3)班的集体荣誉，她苦还是应该吃的，汗还是应该流的。同时被报上去的还有庞凤华。庞凤华冷笑笑，私下对玉秧说：“看出来了吧，老师器重啊，总是把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你可不要让人家失望。”庞凤华也是从乡下考上来的，是一座小镇，各方面的情况和王玉秧差不多。但是庞凤华显然比王玉秧有见识，老师一批评她，庞凤华的眼泪来得比小便还要利索，哗啦哗啦的，弄得你反过来要可怜她。玉秧看得出，庞凤华骨子里头比她有胆量，她眼睛一挤一挤的，眼泪一把一把的，嘴里头却不乱，该说什么

一字一句总是能说到点子上。这一点王玉秧就比不上，说到底庞凤华还是比玉秧自信，主要是好看一些，漂亮是说不上的。可是庞凤华有她的一套，玉秧看出来了，庞凤华骨头缝里天生就有那么一股子的骚。

王玉秧走上跑道的时候非常怯场。一起跑就出了一个洋相。愣枪了。发令员喊过“各就位”，发令枪居然响了。同学们都冲了出去，伸长了脖子，争先恐后，推推搡搡的。王玉秧傻头傻脑地站在原地。还在等。800米以上的发令只有“各就位”，从来就不喊“预备”。玉秧哪里能知道。大伙儿冲出去了，发令员提着枪，走到玉秧的身边，和颜悦色和她商量：“想好了没有？再想想？”发令员突然大声说：“还望呆！跑——啊！”王玉秧的第一步其实是吓出去的，几乎跳了起来。看台上哄起了一阵笑。王玉秧人是跑出去了，却羞得不像样子。而庞凤华已经冲出去五六米了。庞凤华的举动出乎王玉秧的意料，中午吃饭的时候庞凤华拉着王玉秧一起找过班主任，庞凤华的脸色相当苦，对班主任说，她身上“不方便”，“不能跑”了。年轻的班主任很不高兴。但女同学“身上”的事，他也不好掺和什么。庞凤华望着老师的脸，随即又表了一个态，说：“要不我坚持坚持看，拿不到好成绩老师可不要怪我。”话说得又合情又合理。班主任点了点头，拍了拍庞凤华的肩膀，很赞赏。枪一响，庞凤华匹马当先，哪里有半点“不方便”的模样。王玉秧非常清楚地记得，庞凤华上一个星期刚刚逃了一节体育课，理由就是“身上不方便”。这个小妹子一个星期里头都“不方便”了两回了，都成自来水的龙头了。也真是好本事。太不要脸了。要是细细地推算起来，王玉秧的身体倒是在这两天就要倒霉了，吃中饭的时候王玉秧的下腹部已经有那么一点感觉，无端端地胀。不过王玉秧绝不会说出去。这样的事，玉秧开不了那个口。然而，跑到第二圈的时候，王玉秧发现，庞凤华的不要脸还是值得。太难受了。呼

吸上不来，又下不去，全憋在胸口。想死的心都有。还是人家庞凤华划算，十分风光地领跑了一圈半，已经软绵绵地趴在班主任的怀里了。玉秧可是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庞凤华在老师的怀里一点力气都没有，胳膊挂在班主任的脖子上，飘飘的，就跟献给老师的哈达似的。庞凤华的眼睛还闭上了，娇气得很，就差一只枕头了。都像是老师的亲骨肉了。这一刻玉秧还在跑道上死撑，人家庞凤华一定喝过糖开水，和班里的同学说说笑笑的了。玉秧不是不想在中途退下来，可是，班主任正远远地站在水泥看台上，严厉地对着她吆喝。他的身子站得和标枪一样直，两条胳膊抱在胸前，面色严峻，正忧心忡忡地盯着自己。难受归难受，王玉秧还是怕了。为了82(3)班的集体荣誉，玉秧必须撑着。坚持一步是一步。

王玉秧不知道自己得了第几名。事实上，她得了第几名对谁都不重要了。玉秧被套了两圈多，人家前六名早就过线了。也许连前十二名都过线了。撞过线的女同学该庆贺的庆贺，该撒娇的撒娇，田径场上已经有一点冷清。玉秧还在跑，默无声息，却又勤勤恳恳，像一只小鸟龟伸长了脖子卖着她的死力气。有一度王玉秧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想停下来，高音喇叭却响了。高音喇叭在鼓励王玉秧，音调昂扬而又抒情。高音喇叭对王玉秧的“精神”给与了高度的赞扬。王玉秧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王玉秧了，身体没了，胳膊腿没了，只是“精神”，抽象得很，完全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惯性，还蛮利索的。虽说跑得慢，反而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反而来劲了。看起来“精神”的力量实在是无穷无尽，你想停都停不下来。王玉秧想，如果这会儿有人给她送来两碗米饭，再加上一杯水，她一定能跑到天黑，天亮之前完全可以“象征性”地跑到延安。

王玉秧撞线的时候全场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跳部。不少同学走下看台，直接来到了田径场内。那个81级的高个子的男生正在冲

击师范学校的跳高纪录。他是田径场上的明星，师范学校的明星。81级的高个子男生知道所有的同学都盯着自己，意气格外的风发。他不停地捋头发，深呼吸，用芦柴棒一样的瘦胳膊做漂亮的假动作，折腾了四五遍，他开始起跑，冲刺。在他全力起跳的刹那，却又放弃了，从横杆的前面小跑了过去。看台上一片尖叫。高个子男生低着头，在思考。重新回到起跳点，他又开始捋头发，深呼吸，做十分漂亮的假动作。王玉秧就是在这个时候跑过了3000米的终点线。除了终点裁判例行了一下公事，没有人知道王玉秧的女子3000米已经跑完了。玉秧什么也没有得到，连搀扶的人都没有，连一杯红糖水都没有喝得上。王玉秧很惭愧，孤零零地躲在了一边。王玉秧的肚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疼了，她想起来了，自己不只是“精神”，“精神”是不会肚子疼的。这一次的疼痛来得相当猛。她刚刚弯下腰去，却在大腿的内侧看到了一条虫子。虫子是红色的。很温暖，软绵绵的。在往下爬。越爬越长。越爬越粗。王玉秧吓了一大跳，傻站了一会儿，撒开腿便往宿舍楼奔跑。

宿舍里只有王玉秧一个人，虾子一样弓在床上。玉秧很疼，关键是冤。力气还没有完全使出来，3000米居然就没有了。玉秧坚信，如果不是3000，而是10000米的话，她玉秧兴许就是第一名了，好歹也能拿到一个像样的名次。直到这个时候，王玉秧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心思，自己其实十分在意这一次田径运动会。说到底王玉秧太普通了，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任何胜人一筹的地方。万一跑好了，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老师对自己刮目相看也说不定。要是细说起来，玉秧长这么大只是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考上了师范学校，着实风光了不止一两天。玉秧考上师范学校轰动了王家庄，学校里的老校长打开了王玉秧的录取通知书，一眨眼的工夫消息在王家庄转了好几圈。“王玉秧？哪个王玉秧？”村子里的社员到处问。社员们花

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王玉秧”这三个字和王连方的七丫头联系起来。王连方一共有七个女儿,可是,除了大女儿玉米,三女儿玉秀,别的都太一般了。说起来玉米和玉秀她们离开王家庄也十来年了。上了岁数的人还记得,那时候玉秧的一家可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丫头们个个顶个的,随便一站都虎虎生风。王连方也不是现在的老酒鬼,而是王家庄的村支书。王支书在高音喇叭里说话的时候派头可大了,动不动就是“我们共产党”,动不动就是“中国共产党王家庄支部”,就好像他每顿饭都能吃一只牛,牛气得很。听王连方说话,你会觉得王支书从来都不是王家庄的人,而是千里迢迢的,枪林弹雨的,艰难险阻的,经历了雪山与草地,长江与黄河,最后才来了。王玉秧是王连方的老七,一个幺妹子。依照常理,玉秧应当是全家的宝贝疙瘩。情况却不是这样。生下第七个女儿之后,王连方不依不饶,重新鼓足了干劲,回到床上又努了一把力气,终于生了个小八子,是个男的。这一来幺妹子很不值钱了,充其量只不过是做父母的为了生一个男孩子所做的预备,一个热身,一个演习,一句话,玉秧是一个附带。天生不讨喜,天生招父母的怨。事实上,玉秧并不是她的父母带大的,起先带玉秧的是她的大姐玉米,玉米出嫁之后,玉秧只好搬到她的爷爷奶奶那边去了。是爷爷奶奶一手把玉秧拨弄大的。玉秧嘴讷,手脚又拙巴,还不合群。也好,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的反而省心了。可是有一样,玉秧上学之后她的老师们马上就发现了,玉秧爱学习。闷头闷脑,舍得下死功夫,吃得下死力气。虽说学业并不拔尖,可是很扎实。她能把课本一页一页地背下来,一本一本本地背下来。玉秧考上城里的师范学校,老校长的脸上有了光,一定要玉秧留下几条学习方面的经验。玉秧站在教师的办公室里,背对着墙,鞋底在墙上不停地摩擦,憋了半天,留下了一条金科玉律,就一个字:背。真理是多么的简单,多么的朴素。老校长激动了,他一把抓住玉秧的手,说:“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玉秧的经验一定要推广。从下学期开始，号召同学们向玉秧学习，背！”老校长在激动之余补发给了玉秧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并教导玉秧，到了城里，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老校长扳起了手指，他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分别代表了身体好、学习好和工作好。

王玉秧在王家庄度过了一个扬眉吐气的夏天。每一天都很孤独。但是，这是一种别样的孤独，和以往的不一样。以往的孤独是没有人搭理，带有被遗忘、被忽视的性质。1982年的这个夏天，玉秧虽说还是孤零零的，然而，这是鹤立鸡群的孤独。玉秧是鸡群里的一只鹤，单腿而立，脑袋无声地掖在翅膀底下，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雪白的。这样的孤独最是凄清，却又凝聚着别样的美，别样的傲，是展翅与腾飞之前的小憩，随时都可以化成一片云，向着天边飘然而去。最让玉秧感到自豪的是，事情都惊动了大姐姐玉米了。大姐玉米特地从断桥镇回了一趟王家庄。任务很明确，“家来”看看“我们家秧子”。玉米虽说是玉秧的大姐，以往却和玉秧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瓜葛。在玉米的眼里，玉秧还是个孩子。偶尔回一趟娘家，几颗硬邦邦的水果糖就把玉秧打发了。一边玩去，玩去吧，啊。玉米这一次回来得相当正规，她的头发已经盘到了脑后，主要是人胖了，嘴里也装上了一颗金牙。虽说只是薄薄的一层铜，发出来的到底还是金光。有了这样的一层金光陪衬着，笑起来就有了热情和主动的意思。喜气洋洋了。为了让嘴里的金牙最大可能地展示出来，玉米格外的爱笑，幅度也大了。玉米虽然是公社里的干部娘子，这一回却没有摆官太太的架子，而是亲自掏了腰包，专门为玉秧办了两桌酒。村里的领导和玉秧的老师都来了。玉秧坐了“桌子”。这个“桌子”也就是酒席，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长这么大，玉秧还是第一次在正规的酒席上坐上桌子，很不好意思，却又很自豪。只能抿着嘴笑。而从实际情况来看，

“桌子”上却没有玉秧这么一个人。玉米在张罗。玉米在酒席上呼风唤雨，脖子一抬一杯，脖子一抬又一杯，酒量特别大。甚至有那么一点蛮横和莽撞。最后还“以玉秧的名义”替王玉秧喝了。玉米喝得不少，大家都以为她会醉。没有。还是一杯一杯的。酒席过后王家庄的人知道了，玉米现在能喝，有一斤半的量。喝完了还不误事，村干部陪着她打了两个小时的扑克，玉米把扑克牌甩得噼噼啪啪的，每一张都压在人家的腰上，严丝合缝。三局扑克过后，玉米钻到了玉秧的帐子里头，玉秧已经睡着了。玉米推醒玉秧，当着玉秧的面，在油灯底下数票子。票子都是五块钱的大面额，连号，崭新，能劈豆腐，能抽人家的耳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扑克牌上赢来的，而是专门为玉秧准备的。玉米一共数了十张，五十块。另外还有二十五斤粮票，全国通用。相当大的一笔数目，足以惹出人命了。玉米把五十块钱和二十五斤粮票递到玉秧的跟前，故意弄得凶巴巴的，其实是亲。命令说：“细丫头，拿着！”玉秧一脸的瞌睡，说：“搁那儿吧。”玉米说：“睡糊涂了。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玉秧还是瞌睡，一点都没有受宠若惊的样子，说：“还是睡吧。”又把眼睛闭上了。玉米望着玉秧的后脑勺，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这个呆丫头就是这么不领她的情，说话的腔调也变了，完全是一个城里人了，都学会四两拨千斤了。玉米没有再说什么，把五十块钱和二十五斤全国通用粮票塞到玉秧的枕头底下，吹了灯，侧在玉秧的背后，睡下了。究竟喝了不少的酒，一时睡不着。玉米想，还是玉秧大出息了。这丫头谁都不靠，完全靠她手里的一支笔，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硬是把自己送进了城。这是很不简单的，特别的过得硬。早几年想都不敢想。玉米在心里说，呆人有呆福。细丫头真是碰上好时候了。大出息了。

运动会的第二天是星期天。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会利用星期天的

上午睡一个懒觉。其实也睡不着。但是,睡不着并不等于要起床。躺着,胡乱地想想心思,即使饿着肚子,也要比起床划得来。完全是为睡而睡。要不然自然会吃很大的亏。谁也没有想到庞凤华的箱子被人偷了。什么时候被偷的呢?不知道,反正少了十六块钱的现金,外加四块钱的饭菜票。庞凤华的牙膏一直放在自己的人造革箱子里,她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天早上利用挤牙膏的工夫检查一下自己的钱物。钱物不翼而飞了。不小的数字。这可不是一般的事。

星期天的上午,北京时间十点十五分,82(3)的同学全体集中。许多同学还没有吃早饭,王玉秧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洗脸刷牙。班主任来了。学生处的钱主任也来了。庞凤华没有来。她单独留在了宿舍,正在给派出所的公安员做笔录。离开宿舍的时候许多同学都看到了庞凤华,她坐在床沿,散着头发,上眼皮都已经肿了,很哀怨,一点力气都没有。公安员给她倒了开水,她碰也没有碰一下。那是真心的悲痛,和昨天在田径场上不一样,装不出来。教室里的人齐了,年轻的班主任站在黑板的旁边,脸色相当难看。他的身体站得像标枪一样直。他在等待钱主任说话。钱主任却不开口。嘴抿着,撇着,嘴边的两条咬纹却陷得特别深。他从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到现在都没有开口。钱主任终于点上了香烟,吸了一大口,慢慢地噓了出来。钱主任说话了,他说:“我姓钱。”钱主任说:“谁有胆子给我站出来,把我偷回去。”钱主任的话引来了几声笑声,但是笑声立即止住了。钱主任不像是说笑话。他的表情在那儿。钱主任说完这句话之后停顿了相当长的时间,眼睛像黑白电影里的探照灯,笔直地射出两道平行的光。两道平行的光从每一个同学的脸上划过去,咯吱咯吱的。如果你抗不住,低下了脑袋,钱主任会立即提醒你:“抬起头来。眼睛不要躲。看着我。”

钱主任一心扑在工作上,学生的工作做得相当的细,有生活上